

# 箫音碧鸡坊

/ 蒙志军

我在成都望江公园赏竹,那时已经暮烟四合,锦江闪出的诱人色彩和遥远的天光都令人目眩。竹林掩映下的小径要晦暗许多,晚风吹动竹梢的叶子,发出窸窣的声响。往前有标示众多景点的指路牌,昏暗的路灯照见一个名字令我神情一振:碧鸡坊。

坊是古代的里巷,是市井文化根深叶茂的街区。坊将旷野的风和乡村野老的粗鄙陋习阻隔在城池之外,同时将一个时代的都市文明推向制高点。坊间弥漫的,总有酒醇的香味和纸笺的气息。

我在古书上见过碧鸡坊。唐朝成都一百二十坊,坊坊青砖黛瓦,石板铺地,士子名媛会聚,贩夫走卒云集。然而最声名远播的还要数富春坊和碧鸡坊。富春坊有大慈寺及周边林立的酒肆,是参禅者和酣饮者的圣地,夜晚这里的街灯照彻天边彤云,灯下人行如梭。唐玄宗曾梦中游历富春坊,并于坊中沽酒。碧鸡坊则饶于缜细气息,坊中海棠花繁盛富丽。唐朝著名女诗人薛涛晚年卜居于此,并将居室命名为吟诗

楼。到了宋朝,学者王灼播迁碧鸡坊,每至友人家饮食听歌,归则无眠,琢磨日间所听歌曲,考究词曲的原初写就者及背后的世相民俗,然后加入自己的评论,信笔记记录下来,积累多了,因而成书《碧鸡漫志》。

我往公园里碧鸡坊景点走去,景点当然与真实的街巷相去甚远。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,石头上镌字,记录碧鸡坊的历史,还有几幢仿古建筑,衔杯漱醪者在内觥筹交错,定是酒家。隐隐听见有箫音传来,想起杜甫《成都府》“喧然名都会,吹箫间笙簧”。循着箫音的方向而去,见一不大的广场,顶头是高出地面的舞台,舞台边上有两截彼此分隔的抄手游廊。借着路灯朦胧光亮,见吹箫者坐游廊栏杆上,身段姣好,着曳地长裙。近前些,又见她吹的是紫竹洞箫。箫音层次分明地在空气中飘移,然后冲击我的耳膜,感觉到洞穿岁月的空灵。我看不清吹箫者的面颊,面颊上的红唇,秋波似的眸子,孔雀体美,却不善飞行。碧鸡必定会飞,碧鸡是伴着箫音飞行的绿色精灵。

何也?按风作调,玉笋为之愈尖;篪口为声,朱唇因而越小。”

《碧鸡漫志》讲述教坊乐曲《文淑子》时,引《卢氏杂说》中一段话:“文宗善吹小管,僧文淑为入内大德,得罪流之。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,犹作师讲声,上采其声制曲,曰文淑子。”原来唐文宗李昂也是洞箫样乐器小管的爱好者。文淑是寺庙里的佛经俗讲者,俗讲是用某种曲调唱出来的。文淑因获罪被流放后,李昂根据他的唱腔编成《文淑子》,供教坊乐师演奏之用。教坊的灯笼射出昏黄光线,使人谛视衣带飘逸的旋舞、聆听声如裂帛的歌吹,忘却了宫阙内的兄弟阋墙和远方沙场的杀伐屠戮,那些高贵或者卑微的灵魂因此获得短暂休憩。

女子的箫音依旧在耳畔响着,曲名似是《妆台秋思》,但不肯定。我能肯定的是公园的夜色在箫音中渐趋浓烈。碧鸡跟朱雀类似,也是一种意象。据说意象的原型是孔雀。孔雀体美,却不善飞行。碧鸡必定会飞,碧鸡是伴着箫音飞行的绿色精灵。

# 速成与糊弄

/ 夏学杰

本版电邮  
zhbookworm\_123@163.com



张爱玲说:出名趁早。而如今,真是应了这句话,人们拼了命地往前赶,一再压缩成功的时间,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童星、天才的神话。甚至眼见一个个童星长大后泯于众,或是英年早逝,也鲜见有人反思过。

池莉《现在流行简单粗暴?》讲了一个洗头工的故事。洗头工名发子,去学发型师,3个月回来就不再是洗头工,收入顿时上档次:“我恭喜了他。但是,只要3个月就能学到手艺?发子说:么样?3个月还不够?学徒3年?我的天,我都已经饿死了!发子笑指大嘴,说这满大街的东西,学什么需要3年的?哪有那么麻烦!哪有那么多时间?现在都是简单粗暴了,没有例外。”

北大教授朱孝远也讲过一个故事。他在伊利诺伊州大学读书时,一个室友是学生会主席,室友获博士学位后,被一个高端实验室录取。室友到实验室报到,接待他的是个小青年,小青年对他说:“我是这个研究所所长,手下有十来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。你准备选哪位做你的研究导师?”室友方知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选导师时,他选了一个中国很推崇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,过了几十年,她论文提出的设想被人证实了,她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。室友对老太太说我就跟你。老太太说:“我没学问的,你要跟我干,我就叫你每天做同样的事,跑到田里去,量一量玉米叶子回来帮我登记。我就做这个事,已经做了几十年了。”

在德国海德堡大学,一本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,或者笛卡儿的《第一哲学沉思录》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,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恐怕要两年。三四本著作读完,本科今年也差不多结束了。我非常喜欢这种耐心、细致、慢悠悠的做事态度。只可惜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这样的优雅从容,已渐行渐远。

# 贾府的屈原

/ 年世墨

当焦大跟随宁国公血战沙场的时候,绝没想到自己几十年后会被贾府子孙塞上满嘴马粪。

用尤氏的话说:“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,得了命;自己挨着饿,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;两日没得水,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,他自己喝马溺。”焦大这般忠心耿耿,应活得风生水起,怎么没在贾府混个一官半职,落到被主人嫌弃、受管家欺负的田地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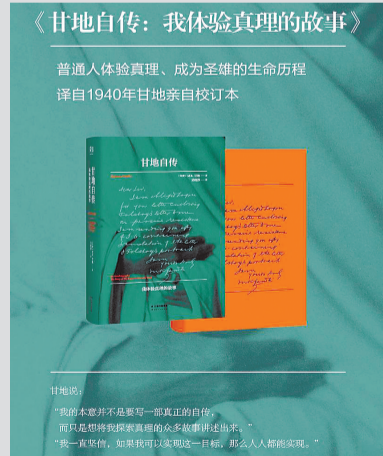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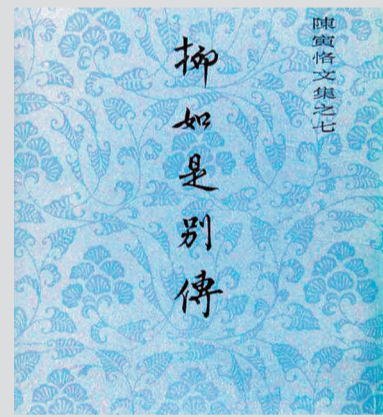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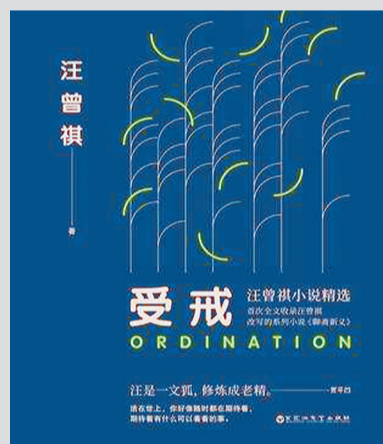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《红楼梦》里没有写,但太爷在世时,焦大应该是有过一段风光日子的。但显然,焦大没能通过考察。

焦大最大的毛病是什么?居功自傲!听他骂“不是焦大一个人,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富贵?”想必太爷在世时他也常对人讲,甚至不排除细节。这些对他来说是可供夸耀的资本,对太爷来说却是不欲人知的隐秘。太爷的秘密你敢说,还指望太爷提拔你?

贾府丑事人人皆知,但哪怕贾珍“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,也没有人敢来管他”。可焦大一喝醉酒就把贾府的“遮羞布”掀个底朝天:“每日偷鸡戏狗,爬灰的爬灰,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。”惹得宝玉也好奇心大起,向凤姐探问。不但损害了贾府形象,更兼有带坏贾府子孙之嫌。如此口无遮拦,怪不得要“把他捆起来,用土和马粪满满地填了他一嘴”。

焦大的不足还在于不识时务。太爷在世时他狂妄任性,有太爷罩着,别人不敢拿他怎样。但太爷去世后,他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了。时过境迁,恩情渐淡,活着的人可与他没有出生入死的交情。可焦大仍住在过去的岁月中,不但对资历比他浅的大管家赖二不满,对贾蓉叫“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”,甚至连贾珍也骂上了。难怪凤姐对贾蓉说:“以后还不难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!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?”

鲁迅曾说焦大:“实在是贾府的屈原,假使他能做文章,我想,恐怕也会有一篇《离骚》之类。”两人之爱发牢骚,确有神似之处。焦大虽不会写文章,但他的醉骂实抵得上一篇《离骚》的。既有《离骚》,官自然是当不上了。



# 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《态度》 吴军 著
- 《绘色》 葛亮 著
- 《创新时代》 盖玉云 著
- 《中美贸易摩擦:怎么看 怎么办》 人民日报海外版 著
- 《四维人类》 (英)劳伦斯·斯科特 著
- 《如何想到又做到:带来持久改变的7种武器》 (美)肖恩·扬 著
- 《科学简史:伟大科学家的故事》 (英)尼古拉·查尔顿 著
- 《偷书贼》(澳)马库斯·苏萨克 著
- 《写给恋爱的你》 乐嘉 著
- 《我们最好的十年》 苑子豪 著



# “真正的力量”

/ Niru Liu

这几年,洛杉矶歌剧院一直雄心勃勃地尝试完成“肖像,关于作曲家 Philip Glass”项目,陆续推出作曲家 Philip Glass 歌剧三部曲——Einstein on the beach(《爱因斯坦在海滩》2013年)、Akhmaten(《埃及法老》2016年)以及 Satyagraha(《圣雄甘地》2018年)。



Satyagraha 剧组合影。第二排右五是作曲家 Philip Glass。左一戴帽者是本文作者。 Cory Weaver 摄

11月11日,洛杉矶歌剧院演完最后一场 Satyagraha 后,完美结束了这个项目,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 Philip Glass 歌剧三部曲的歌剧院。我想所有能参与三部曲歌剧的人员都是幸运的,能在作曲家本人面前表演他的作品更是幸运的。

Satyagraha 是梵文,翻译成英语 true force (译为“真正的力量”),也解释了甘地倡导的理念:非暴力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整个剧组团队有白种人、黑种人、黄种人……单是这样的组合,就给这个时代带来一个完美合理的解释——歌剧融合一切,艺术融合一切。

Satyagraha 剧情设定甘地 1893年到 1914年在南非的故事,分三幕,每一幕都有一个主题。

第一幕主题叫托尔斯泰,他一直在帮助甘地。1906年,追随者在甘地领导下宣誓反对一个法律规定:他们这些人必须长期随身带着一个身份文件。1910年,约翰内斯堡,甘地和追随者在那里生活,他们被称为 satyagrahis。

第二幕主题叫泰戈尔,他与甘

地有着相似的理念。1908年,反对 The Black Act 的斗争升级,政府提议如果印度人自愿登记,就停止法律规定,但最后政府还是食言了。甘地领导了 3000 人焚烧他们的登记文件。之后,甘地在个人祈祷中,反射了对自己的克制、对平静的尊敬和对正义的爱。

第三幕主题叫马丁·路德·金,他从甘地那里得到灵感。甘地本人在不同的时期多次回归,因为人类需要他去击退邪恶势力。在时空跨度中,马丁·路德·金演讲着《我有一个梦想》……

洛杉矶歌剧院采用 Phelim 的制作。Phelim 认为 Satyagraha 是“一个关于歌剧的梦境”。身为 Satyagraha 参与者,我觉得 Phelim 一定是世界上最了解 Philip Glass 歌剧的导演。

我经历过很多次标准的歌剧排练:人们来了参与走位,随着钢琴伴奏看着指挥听着导演指示,完成工作。但是 Satyagraha 排练过程最难忘,也特别暖心,就像一个大型的治愈心灵的冥想练习。

我们会在每次排练前围成一个圆圈,先诉说自己前一天的生活、对今天的期待,也可对任意成员的小故事提出观点,然后会进行几个游戏。第一个游戏,大家互相熟悉,A悄悄靠近B,在B发现前,B需要说出在场的一个人的名字,以此类推。第二个训练,不能说话,用慢动作创造带有特殊意思的气氛,并和任意指定搭档完成各种气氛的融合。第三个游戏,准确地用自己的身体和没有曲调的声音,完成节奏感的变换。

不仅仅是歌剧演员参与,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,做好准备工作,让我们在之后的演出中完全互相信任。这就是被我称之为“家人”的感觉。

Satyagraha 的上演过程也恰逢美国民众投票的敏感时期,这部歌剧所包含的多样性,设立了一个完美例子,其本身所传达的理念更表达着对融合发展、世界和平的憧憬。

(作者 Niru Liu, 签约洛杉矶歌剧院多明戈青年艺术家计划)

# 翠翠,小英子

/ 蓝宝生

谁知道《边城》里的翠翠后来嫁给谁了?

我觉得小英子肯定是翠翠的女儿,她是庵赵庄赵大伯的小女儿(赵大伯内人赵大娘小名翠翠)。小英子活泼开朗,心灵手巧,才13岁,她向在荸荠庵受戒的明子表白:“我给你当老婆,你要不要?”

小英子和她母亲翠翠一样,是“最美丽的女神”,都是水乡善感多愁秀丽水色哺育成长的。但小英子有比她母亲更幸福更美好的爱情。翠翠的爱情悲剧折射湘西茶峒人的命运,翠翠无法逃脱。

小英子要求明子:“你不要当方丈!”“好,不当。”“你也不要当沙弥尼!”“好,不当。”对明子和小英子的纯真爱情,汪曾祺有十分细腻的诗意的描写。

佛有曰:“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”自由纯净的土地为小英子们提供了温床,他们和谐率真的爱情为这片土地增加了一些诗意。《受戒》爱情是从明子出家4年后开始的,那时他才17岁。

再来看看翠翠。沈从文写翠翠:“眉毛长,眼睛大,皮肤红红的,也乖得使人怜爱。”她对爷爷爱娇依恋,对二老赠送爱意朦胧,美好又充满生气。

大佬天保的死是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终结的导火线。翠翠所渴望的爱情最终走向坟墓。翠翠所渴望的生活简单平凡,只是单纯的边城人民的生活日常,但却不能够得以实现。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民不能够自主地掌握人生命运,一代又一代继承着悲凉凄惨的人生命运深感同情。翠翠只是边城一个典型,还有更多少女像翠翠一样经历着这种悲惨命运的主宰。

张晓风说:“17岁,是一个多么容易犯错的年纪呀!”可是,再也没有比明子小英子的“错”更烂漫更美丽的:小英子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,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。明子看着那些脚印,傻了。五个小小的趾头,脚掌平平的,脚跟细细的,脚跟部分缺了一块。明子觉得心里痒痒的。这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。

汪曾祺以轻盈唯美完成《受戒》。《受戒》第三章,汪曾祺不只描写了少年,还选择了一个少年视角。这个视角可以最大限度呈现少年的懵懂与少年的无知。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好,它成全美;这样的写法有一个不好,它规避理性。

汪曾祺极有分寸地完成他的“破戒”。小英子问明子,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,明子回答说:“要。”这个“要”就是“破戒”。它是一个强音。这个强音,最惊心也最动听。明子“破戒”,石头破裂了,老天惊呆了。

《受戒》末尾一行字: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,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。汪曾祺1980年的写作很边缘,他的创作既不属于反思文学也不属于改革文学。汪曾祺所写的究竟是什么?读者可以自己琢磨。

# 读别传偶得

/ 梅其威

《柳如是别传》是我一读再读、意犹未尽的经典。除却以诗证史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以外,我觉着,其文学高度也是浪得虚名者、暴得大名者不能望其项背的。我相信,陈寅恪先生这部晚年的倾心大作,是另一类型的表达法,寄托了他的人格、才情与价值判断,也托起他那颗永远也不肯低下的高贵的头颅。

400年来,关于钱柳姻缘,有可歌可泣处,也被人们理直气壮地埋汰。皇帝三千粉黛居然还咏之以在天比翼、在地连理呢!也就难怪乎吴三桂在爱情的领域里灵光

一闪,就被骂了足足300年。以出身诤病柳如是,是一种社会伪善。环顾左右,有几个自命清高者会比这个封建社会的弱女子来得高尚、坦荡、干净?鹰有时候飞得比鸡低,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。

钱谦益相对复杂,但很有情怀。他对柳如是的一往情深就是明证。那年黄宗羲在绛云楼读书,钱谦益从衣袖里摸出七根金条,一声此内人之意也——帮助你又不伤你的自尊,也是明证。顺便说一句,遇上柳如是这般风华婉转的女人,钱老先生真有福。